

收稿日期:2024-06-17

# 文化传承视阈下传统村落场景美育研究

陶蓉蓉

(盐城师范学院 美术与设计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7)

**摘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基石。作为一个以农耕文明为传统文化底色的国家,传统村落是我国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灵感源泉。以美育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路径,符合官方对本土美育的界定,具体到以场景美育为研究领域,亦有利于对传统文化的“两创”探索。以传统村落的场景美育为例,艺术介入所营建的传统村落空间场景,使传统村落中所包蕴的丰富哲思与民族智慧以审美的形式被体验,场景成为传承传统文化与非遗的载体,具备了教化育人的社会效能,也构成一种独特的文化传承路径。

**关键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文化传承; 传统村落; 场景美育

**中图分类号:** J0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873(2024)06-0104-09

**基金项目:** 江苏省学校美育科研规划立项课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式美育传承与发展研究”(20230049)。

**作者简介:** 陶蓉蓉(1982—),女,江苏盐城人,盐城师范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副教授,紫金文创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文化产业、设计理论研究。

**DOI:** 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4.06.082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也离不开中华古代文明智慧的当代运用和发展,文化传承成为中华文明现代发展的重要议题。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重视中华传统文化研究,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中华民族的历史智慧是中国人民世代形成和积累的,我们要总结发扬,使之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事业”。2023年6月2日,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意义赋予新的高度,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sup>[1]</sup>。传统村落是中华民族农耕文明的活态传承与综合载体,凝聚了中华文化的基因密码,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化历来包蕴美育传统,王国维在《评孔子之美育主义》中论证了孔子之教“始于美育,终于美育”,指出孔子“习性情之举,所达至的是审美境界”<sup>[2]</sup>。当前,在文化自信建设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时代背景下,美育的社会功用备受瞩目。以美育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媒介与抓手,不仅益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路径的创新,还有利于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美育水平提升的素材。

## 一、问题的同构:传统村落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美育载体

### (一)传统村落是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积淀为其赋予美育传承的价值内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智慧,在当前我国现代化建设中亦展现出卓然价值。以美育视角审视中华美学的现代传承,有利于将托物言志、寓理于情、凝练节制、神形兼备、意境深远等为主要特征的中华审美融入人民群众的生活场景,促进当代中国消费社会向自主创造型文化消费转型<sup>[3]</sup>。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审美共时、共生的社会整体泛美育浸润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形成道器融通、优雅平淡的现代中国的生活意趣与生存哲学。

现实表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方面积淀了中华民族的深厚历史,另一方面又在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型文化形态中不断彰显灵动活力。习近平素来看重文化建设在国家与民族发展中的重要价值,多次发表重要指示激发社会各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倾注热情。相关研究从多角度分别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体研究,有将中华美学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展开探讨<sup>[4-6]</sup>;也有研究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下社会生活的关系与影响,仍以中华美学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举例,在对传统文化作出价值判断与审美辨识的基础上,深入挖掘与提炼,从而构塑其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创造性转化的时代价值<sup>[7-8]</sup>;还有研究致力于增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转化与功能实现<sup>[9-11]</sup>。

传统村落是承载中国农耕文明的典型代表,浓缩了中华智慧的丰富内涵,村落所具有的综合性质,使其具备了以上从三个方面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题材。第一,传统村落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本体。截至2023年底,六批次《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共计8155个村落榜上有名。名录公布的中国传统村落是由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专家委员会在广义的“古村落”基础上,为了将更多承载传统文化的村落纳入保护体系而陆续评选而出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村落本身堪当中观层面意义上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第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第二个面向是关注其与当下社会生活的关系与影响。伴随中国乡村振兴的实施与“超域社会”<sup>①</sup>的形成,中国社会的开放性与流动性显著增强,流动性的背后实则映射城乡人口的双向流动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重构,与之相应的传统村落的人口流动与生活变迁便反映和构建了以传统村落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与当下社会生活的互动关系。第三,传统村落传承与保护的当代实践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价值转化的鲜活样本。自2013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编制基本要求(试行)的通知》发布,传统村落的相关保护工作持续推进。从实践进程看,本轮传统村落的保护、复兴行动嵌套于我国乡村振兴的整体行动当中,保护、激活传统村落的方式方法也在更新。尤其在习近平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发展目标之后,传统村落作为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富集地,亦成为“两创”实践的孕育高地。

因此,深入梳理近年来围绕传统村落展开的实践探索,有利于发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共识与价值激励,传统村落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也决定了以其作为实施中华美育抓手的合理性。

### (二)新图景下传统村落的价值意蕴与审美智慧

2012年4月,住房与城乡建设部、文化部、财政部、国家文物局在发起传统村落调查的通知

① “超域社会”强调多元流动性背景下形成的共生共融的中国本土性的“超域”特质,由中山大学孙九霞教授等人提出。

中,首先对传统村落的价值予以肯定:“我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在农村,传统村落保留着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是承载和体现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的重要载体。”同时指出:“传统村落是指村落形成较早,拥有较丰富的传统资源,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应予以保护的村落。”细化了传统村落在以上关乎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的客观价值,同时也隐喻着这些价值内容的历史性,因为保护背后所折射的往往是日渐式微的现实。乡村衰颓的状况近十余年逐渐得到改观,乡村振兴与乡土文化认同的重建甚至使“到乡村去”成为“诗意地栖居”的时尚选择,这种观念转变的背后凝聚着党和政府多年来对乡村基建、人才、政策等多方面的持续投入。

历经多年努力,中国实现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塑就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伟绩,传统村落蕴含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智慧再次得以焕发。“聚落”“建筑”“非遗”是评价传统村落的核心指标,其中凝聚了中华农耕文明独特的生活方式、精神追求与文化智慧。

有学者将当前我国现代化进程取得的成果概括为“现代化新图景”,充分肯定了中华文化智慧对现代化建设的滋养,将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也由此创造了区别于其他国家现代化的世界现代化新图景。传统村落实践策略由保护到创生的理念变革,正是对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传承的策略彰显<sup>[12]</sup>。传统村落作为活态的传统文化样本,深刻蕴藏着珍视亲情人伦、崇尚生命体验、推崇天人和合的文化旨趣,这些优秀的文明品质,应当也必须在中华文明建设的新时代继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美育实践既是传统村落文明绵延的机遇,也是对传统村落保护路径的探索。

## 二、路径的探索:场景视阈下传统村落的空间叙事与美育涵养

### (一)场景为媒与美育视野下的空间叙事性

场景理论强调文化是推进地区发展的动力,美育具有文化多样性的特征,二者叠加具有文化叙事的特别优势,可表现在场景体验的丰富度与美育效果的浸润式。而叠加成效的丰富性则从场景、美育二者概念的包容性可见端倪。

场景作为人们活动、行为的空间载体,具有明确的功能属性,表现在社会文化、自然生态、治理系统等多个纬度。而美育也并非局限在艺术领域,其关注的范畴包括自然、人类世界、日常生活,也包括生活的艺术本身<sup>[13]</sup>。显然,在这样的庞杂脉络下,美育对丰富素材的要求与场景纬度的丰富特征表现出适应性,尤其在近年来艺术乡建的热浪背景下,艺术介入乡村建设与乡村生活从带有个案性质的偶发事件,逐渐过渡为乡村赋能的惯性实践,“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转型也融入乡村,由此形成了一种建立在场景表现之上的文化叙事新可能。

场景理论认为当偏好等因素被固化到一定“舒适物”<sup>①</sup>或活动时,场景就会成为一种产生强有力影响的因素。以舒适物作为场景研究的中介决定了舒适物同时构成了场景实践的基础单元。以武汉大学陈立豪、陈波对Z村文化场景的时空演化机制的研究为例,该研究正是建立在对Z村舒适物及其功能属性演化的考察之上,文章列出Z村30个舒适物在三个时间阶段的27种功能适配,可谓详实,凸显出“舒适物”作为研究中介的可行和价值<sup>[14]</sup>。“舒适物”使“为场景嵌入意义”变得具体,这也引导出一个结论,即借由舒适物作为中介,场景是可预设、可规划的。艺术介入与艺术乡建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实践活动,并饱含对创意的认可。那么,便可在场景的固定属性和美育的关注范畴之间嵌入意义的指向,场景理论认为“嵌入的意义使场景成为可能”,

<sup>①</sup> “舒适物”一词源于经济学,是经济学家爱德华·乌曼在1954年提出的概念,通常指使用或享受相关商品和服务时所带来的愉悦但又难以量化的东西。在场景理论中,“舒适物”被作为研究场景的重要因素。

而艺术恰恰视表达“意义”为“天职”。因此,在艺术介入的行动之下,场景与美育的同构区间成为意义生成的土壤。明确的意义设定不仅有利于针对性地回应场景的功能需求,也为美育提供素材与场域,而艺术介入的手法与品质则成为决定“意义”被感知的力量。这其实接近场景的另一重含义“场景是指某个地点的美学意义”<sup>[15]</sup>。在艺术乡建的热潮中,审美化设置几乎成为乡村场景营建的同义词,对美的追求、与美学的关联,实现了场景设置向美育效用的进一步靠近。

作为人与活动之间的媒介,经过特定主题设置的村落场景更能符合一定的美育目标,这时场景效果对美育体验产生明显作用,场景开始具有媒介属性,成为激发美育体验的催化剂。这验证了场景理论的观点:场景的影响力与其被描述的明确性成正比,也对应了传播学中关于议程设置理论的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精华凝聚,其本身不断在中华民族的社会、实践、生活中提供智慧的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就得以传承。那么,以美育作为传承路径的特殊性在何处,其核心价值与定位该如何锚定?笔者认为,场景美育从传播角度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包括传承、传播在内的双重纬度的理解思路,与此同时,支撑传播视角的议程设置理论也为传统村落场景的营建工作提供了方法上的指引。

议程设置理论讨论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问题。根据传播学关于议程设置理论的研究,验证了媒体议程和公众议程的一致性,即肯定了议程设置有助于议题显著性的传递。明确了这一观点,结合场景“作为人的行为、事件发生的空间载体”的基本认知,在认可场景具有媒介属性的基础上,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传播作为议程设置的目标,从而引导艺术介入的方式、方法,以期实现场景美育在叙事明确的基础上的高效浸润性。这一逻辑也证明了对美育路径施以顶层设计的必要性。

## (二)场景视阈下传统村落空间的三个纬度

西尔和克拉克的场景理论将关于场景的研究划分为15个价值纬度,分别归属于真实性、戏剧性、合法性三个场景分析要素<sup>[15]</sup>。但西方场景理论明确其研究对象重点集中于探讨城市问题,认为场景所嵌入的文化意涵重新定义了城市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行为。场景理论对空间分析的工具适用性使其具有一种边界拓展的内在需求。我国学术界也在不断探索发展场景理论,傅才武在2021年场景(中国)高峰论坛呼吁探索中国模式的场景理论,近年来中国乡村的大量实践构成了中国场景研究的鲜活样本库。

以场景视域去理解传统村落的空间美育实践,将关注点置于“文化”相关性上,在场景美育与艺术介入的顶层规划之下,场景文化内涵的“议程设置”发挥作用,凸显特定场景的文化性,具体表现为日常生活、艺术创造、记忆经验、信仰价值等文化空间<sup>[16]</sup>。如此分类很好地覆盖了传统村落空间文化的大部分内涵。在前文提及的Z村案例中,村落舒适物的不同案例对应着空间文化属性的不同内涵,并且会伴随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功能属性的变化<sup>[14]</sup>。例如,“祖先堂”这种在传统村落、传统乡土聚落中具有代表性的空间类型,在19世纪前具有宗法祭祀、公共服务等包容在居住生活中的属性,属于日常生活文化空间;其后伴随社会发展和移风易俗,其宗法祭祀的空间属性明显弱化,公共服务属性也随之减弱;直到2002年后,文化旅游的兴起促成艺术介入传统村落的空间生产,宗法祭祀等传统功能在艺术介入下以审美化的形式再现,其空间所承载的记忆经验与信仰价值也随之成为构成村落旅游开发文化资本的重要因素。在这一过程中,艺术介入以一种明确的目标指向参与其中,客观上形成了艺术创造文化空间的行动,并形成了更新了的、艺术创造的文化新空间的结果。

这一空间实践的过程可以归纳到场景的真实性、戏剧性、合法性三个纬度。仍以“祖先堂”为例,艺术介入其中,将陈旧、萧瑟的老旧空间以审美化了的舒适物形态展现,但其介入行动的底层

设定是在于延续其宗法祭祀的原真性,即维护了地方性场景的真实性纬度。在乡村振兴的普遍性认知之下,传统村落场景改造与文化旅游的二者联系成为共识性知识,旅游目标的设定决定了场景营造的效果关乎旅游体验的优劣,场景的戏剧性纬度成为指导场景营建的因素。在这一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对“祖先堂”文化意涵和空间本体的尊重,及其所呈现的关于传统的魅力的表达则与场景的合法性纬度逻辑相关。

### (三)传统村落空间场景美育的双重面向

传统村落所拥有的聚落、建筑、非遗等多维度的传统文化内容决定了以其作为美育载体的优势,这种多元性和复杂性特征有助于突破单一美育素材的线性叙事局限。在一定程度上,中华民族延续五千年的传统文化是由农耕经济主导的文化价值系统<sup>[17]</sup>,作为我国传统农耕文明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承载,传统村落的保护、创生,担负着乡村文化振兴与民族文化复兴的双重使命,这也构成了传统村落美育内涵的主要范畴。艺术介入传统村落空间实践而实现的场景优化,为村落振兴与美育开展提供了空间载体。

虽然美育在实施方法、素材策略上具有跨学科性和多样性的特征,但在目标层面的定位却很明确。传统村落作为中华农耕文明的渊藪,自然具备乡村文化美育的资源优势。我国艺术乡建的风格塑造、设计定位,大多建立在原真性、生态性的主流趋势之上,传统建筑方法的使用、地方素材的应用……伴随“野奢”风格在文旅业的尊崇,将传统村落的“古”“朴”气质置于中式乡村审美的标的位置。这些场景为社会美育的实施提供空间基础,通过对明确设置的村落场景的具身参与,主体便获得对中华传统乡村之美的沉浸式体验。

根据调研,中国传统村落与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区时有重叠,同时也是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涵育地,使得传统村落的场景美育兼具民族文化复兴的使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也是传统文化复兴领域的蓬勃之地,非物质遗产所具有的活态性、地域性与民族性特征使其在乡村旅游、文化旅游高度发展的现实中扮演流量密码的角色,艺术介入与其他相关实践的初衷也不外乎是放大或强化这些本质属性,这些属性对应到美育领域可衍生出相关的优势禀赋。例如,“活态性”特征表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承载与传承对“人”的依赖,“传承人”成为非遗衍续的核心,当乡村体验的内容设计围绕人的因素,其内容的丰富性、互动性开始显现,玉雕、戏剧、织绣等传统民间工艺本就蕴含着特定地域、民族的审美偏好与生活情趣,在场景舒适物的承载下进一步成为民族美育的鲜活样本,并时常以丰富的互动性呈现。地域性与民族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另两大本质属性,在“旅游中国”范式生成的宏观社会转型现实下,因应了旅游主体的猎奇性与体验性需求。以接受美学的视角看待这类内容及其衍生品,优化并营建了的特定场景为观者与非遗的互动提供空间载体,也为非遗体验向民族美育浸润的过渡提供场域。

## 三、经验的归纳:艺术介入传统村落场景美育的案例梳析

历史的厚度与文明的广度共塑了传统村落的文化丰富性。美育专家布劳迪(Harry S. Broudy)认为美育应当关联各门艺术,不同艺术门类的共性是构建美育工程的前提<sup>[18]</sup>。以上两者互嵌、相关,叠加出传统村落与艺术门类的两重丰富性,反映在传统村落的美育现实中就表现为艺术介入村落场景实践的多样选择。

### (一)以整村营建为特征的松庄村案例

松庄村地处华东地区古村落数量最多且保存最完好的松阳县,2014年纳入中国传统村落(第三批)。松庄村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誉为“最后的江南秘境”,这座有六百年历史的古村记

录了江南的传统岁时风俗、聚落建筑与手工技艺,很明显,这样的条件构成了中华农耕文明的传承资源。

伴随城乡二元化发展,古村落的衰败从其仅剩几十位原住民的人口结构就可见端倪,年久失修的设施环境显然无以承载人们体验“乡愁”的行动需求。松庄村俨然成为自然环境优势与设施环境颓势的矛盾冲突体,这一现象同时可在诸多亟待复兴的乡村、村落窥见。

习近平指出:“农耕文明承载着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码,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和精神追求。”对于松庄村来说,这是其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具体内涵,但这种内涵的传递却不可能依靠说教而取得良好的效果。“体验”被认为是对于文明的更好的接受方式,乡村旅游的发展为“体验乡村”提供契机,这不仅为传统村落带来资金的流入、建设的机会,也带了人才的流入与智识的汇集。人是最核心的资源,人的流动带来了机会,也带来了经济。场景在此时变得重要,存量建筑、历史空间翻新改造而得到的“舒适物”不仅是留住人力资源的条件,也是招徕游客的资本。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基于村庄的传统农耕文明传承,本质上就是一场对村庄场景与场景活动的体验。因此,场景设置是空间生产的前提与必然,这决定了艺术介入在此类案例中的决定性意义。

松庄村遇到了吕晓辉,这个偶发的因素却决定了松庄将以一种稳定的、历史的样态呈现自我。吕晓辉以莫干山“裸心”系列项目闻名于业界,以“中国环保建筑师”为自我定位,他致力于设计与地方关系的研究与推动,提出“让‘地方’来设计,而不是设计放在那个地方”。基于这样的理念,他认为如果将“地方”设定为激发旅行的意义,那么设计的任务则应该是将“地方”表达得更为极致。于是,松庄村的设计最终想要实现的,是让那段文明延续,这一观念的确立就决定了所有艺术的介入都不会是以一种割裂的、跳脱的表象呈现,而整村营建的模式则强化了这种可能。

这是一场艺术与空间直接交锋的实践,“桃野”民宿项目是这场实践的核心。“桃野”不同于通常乡村民宿占用一栋屋宇或一个院落的形态模式,而是分散坐落于松庄村村落的不同角落,山涧溪旁、山中荫下,适于改造的原生房屋成为错落于村庄的客房母体。于是,原本的乡村步道兼为客房之间的路网联系,由此,“桃野”民宿的单一项目场景营造也便泛化为村落整体风貌的最大化统一。松阳传统民居所具有的夯土墙、木构瓦顶的特征,在房屋外观中得以延续,有别于寻常村落普通民房的翻修,桃野项目所涉的建筑,夯土墙都不刷白,直接外露土黄色,瓦片的屋顶也因尽量保持与周遭旧屋一致,而避免使用更拒水、更鲜亮的琉璃质地,这些都可以视为对历史信息的珍视。

“桃野”成为体验松庄的“舒适物”,整村营建的模式最大化地保留了传统村落的原生风貌,“场景体验”成为在这里感知传统村落、农耕文明的最直接方式,美育之美,不仅是在自然风貌的观览中体验生态之美,亦是在匠心的设计中感观空间之美。这两者互嵌、增益,进而终使观者体味乡村的生活之美、乡愁的意境之美,并最终实现以美育为路径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效果。

## (二)以单体项目为抓手的鲁源村探索

鲁源村案例的特殊意义离不开其背后“孔子 IP”的强力支持。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家文化当之无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鲁源村所在的山东省曲阜市凭借“孔子故乡”的文化底牌,逐渐发展出声名远播的儒家礼教内容特色,域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研学营地”可同时容纳千人举行礼教仪式。美育概念的融合一方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发展的积极回应,另一方面也是曲阜当地礼教产业体验升级的必要革新。

鲁源村的场景案例并不局限于矗立“古昌平乡”石碑的鲁源小镇,还结合了孔子博物馆和斥巨资打造的尼山圣境,三者结合以类似于“建筑针灸”的思路探赜艺术介入场景营建以实现美育

目标的单体项目模式。

三个项目皆以“孔子 IP”为文化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属性明显,艺术化设置的空间场景使受众对孔子儒家思想的感知上升到多感官复合的纬度。鲁源小镇是最新的项目,目前进入内容产品打磨期,“中国研学第一高地”的目标加之项目主理方“拈花湾文旅”对艺术介入与审美把握的坚持,使鲁源村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美育传承的崭新案例。进入小镇的引导区便开始接受中式审美熏陶,不同于日本户外布置石灯、红枫、枯山水的侘寂,也有别于规整修建的欧洲庭院,鲁源户外的草木修整风格融合了江南园林的灵动与北方风貌的旷古,不饰过多打磨与黏合的石块与遒劲雅致的景观松柏,在尼山与湖泊交映的环境背景中映入眼帘,塑造出开阔、禅意的第一感受,拉开了观者进入鲁源场景的序幕。进入项目核心,古村落的屋宇样态成为大量研学产品的空间载体,建有“昌平水境”“梳云馆”“飞羽馆”“漪兰书斋”“七巧阁”等场馆。

孔子以及儒家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被以不同体量、内容、类型的形式策划于整个项目当中,使参与者能够以更加丰富、多元、自主的形式与之互动。室内设计、展陈设计、景观设计作为场景设置的通用配置证明了场景审美对游客体验的重要程度,观者在预设场景中得以实现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漫游、文化洗礼、美育浸润。

尼山圣境与孔子博物馆相较鲁源村来说,都是体量更大的案例,以场景的纬度来思考,二者拥有更高的戏剧性,优秀的预设场景将直接影响观者对其所传播的文化内容的认同与接受。这两个案例对美感呈现的执着从对设计师与艺术家的选择就可见得。孔子博物馆建筑与展陈设计使整个博物馆呈现出的恢宏气度与“仁”“礼”的孔子思想气质交相辉映,非市井烟火的浪漫,也非活泼嬉闹的朋克,孔子博物馆所塑造的整体空间推进了观者对儒家文化的认同与认知,这构成了其作为场景美育案例的理由。

尼山圣境对空间美、艺术美的追求更为炽热。因为相较孔子博物馆对文化传承主要采用文物陈列式的“内容提供”方法不同,尼山圣境对孔子文化的传播主要集中在空间体验环节。作为一个总投资过百亿的文旅项目,尼山圣境对空间宏大体量的追求与对艺术家的谨慎选择共同为其场景呈现的品质背书。不同于一般文旅景区见到的艺术载体材质、工艺的预算局限,尼山圣境的场景陈设呈现出艺术品的光晕而非普通“道具”的感受。项目主体空间中用到的艺术工艺如泥塑、漆艺、景泰蓝、木雕等,均是择选该门类中全国顶级艺术家或其工作室代为创作,而不是选用一般的工业艺术品。遴选艺术家、敲定作品方案在这个项目中都是项目集团的“一把手工作”,这些制度规程成为该项目艺术呈现华彩撼人的重要保证,当然也才能与“圣”境的主题达成感官上的契合。艺术品毕竟还只能算是场景美育中的“陈列”品,但它们契合场景精神、增进场景所要表达的内容与氛围,尼山圣境场景美育的代表性更在于其主体建筑用整个空间来对“圣”的主题作出结构意义上的呼应。整个建筑包含诸多细分的空间单元,巨大的空间腔体中人会显得渺小,从而烘托出主题的神圣。对神圣、膜拜体验的追求从尼山圣境的场景组合逻辑中得以一见,对于一个巨大体量的综合建筑来说,单个空间的重复将是乏味的,因此在中式悬山顶结构占主流的情况下,匹配穹顶造型的空间呈现增加了空间的丰富性,其巧妙之处亦在于穹顶建筑的纪念性定位。古罗马人创造的拱券结构提供了穹顶这一造型因素,在罗马万神庙中的应用奠定了穹顶空间的纪念性意义属性,穹顶正中的圆形孔洞成为空间的主要光源,天光从顶洞倾泻而下,烘托出天人合一的神圣气氛。虽然工业革命以后这类建筑的采光早已摆脱了自然条件的限制,但穹顶建筑空间所具有的向心力、集中式的内部空间依然得到共识<sup>[19]</sup>。于是,在尼山圣境的场景体验中,中国传统建筑斗拱、立柱、榫卯的精彩与西方典型的纪念性建筑的精彩共收眼底,在“世界的孔子”这样一个大 IP 定位下,共同交织出以建筑艺术、雕塑艺术、传统工艺美术、舞台艺术、设计艺术等艺术门类共同塑造的综合性场景美育沉浸式体验。

综合来看,以鲁源村为地理定位的这三个项目,虽然体量、模式甚至风格定位不尽相同,但艺术介入都成为其传导内容的必备方法,艺术作为陈列、艺术辅助展陈、艺术作为空间本身的呈现,这些审美化的呈现共同建构了“孔子IP”的主题型场景,受众则在场景参与的过程中完成了与空间形象、情感的双重互动,也由此实现了主题性的美育浸润。

#### 四、结语

深刻理解农耕文明,就是在理解中华文明的精神基因与智慧追求,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图景下,农耕文明所包蕴的天人合一的东方哲学体现出与生态文明高度契合的内涵实质。美育所具有的艺术教育和文化教育的双重属性,使其在人格培养和人文素养的提升纬度具有积极意义,也成为传承、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方法。

中国传统村落的保护行动、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使大量传统村落获得了更新与创生的契机,艺术介入不仅使村落面貌得以改观,更吸引了人才、招引了产业、提供了就业机会,优秀的艺术乡建成果已经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和文明更新的时代表征。

场景优化是艺术乡建最直接为人感知的成果,更是原住民生活改善与新村民、游客积极体验的载体,是产业振兴、社会福祉的催化剂。艺术介入传统村落场景营建的行动,将种种无形的文化记忆寄托于有形的物质和空间之中,为农耕文化与传统生活记忆提供场所支撑,村落场景的艺术化,就是村落文化记忆艺术化处理、呈现的过程。对美感的追求成为题中之义,乡村之美、生态之美在乡村旅游、民宿产业中更是成为生产要素,决定着消费者的决策与体验。

传统村落的场景体验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美育传承路径之一。无论是对村民还是对游客,美好而积极的场景体验都会激活主体对场景文化母题的欣赏与认同,进而达到自我教育的效果。对本文研究的领域而言,这种体验会强化对中华文明的自信、提升村民的幸福感、共塑主体的获得感。艺术介入传统村落场景营建的策略与方法已成为影响农耕文明美育传播的因素,有必要从技术纬度加以考量,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传统村落的特殊意义决定了其场景营建需要兼顾自然、经济、社会、生态等多重功能面向。其次,传统村落的实践应建立在保护传统的理念之上,地方性是传统村落实践的要旨,场景的原真性纬度是场景营建行动的首要依据。再次,艺术介入村落场景营建需要运用多种艺术手段,动态艺术与静态艺术结合才能塑造丰富的农耕文化场景。不同的艺术形态有其优势的表达素材,这一理念的建立有助于拓展思维,挖掘更多的传统文化资源,构建新美学纬度的传统村落综合性场景体验。最后,舒适物是场景实践与研究的重要中介,传统村落的场景美育应当重视舒适物的作用,参考和借鉴场景理论的综合纬度,以此推进场景艺术化行动的范式建立与理性反思。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3(17):1.
- [2] 陈剑澜.王国维审美论思想探赜:兼论中国现代美学的缘起[J].中国社会科学,2023(1):184-208.
- [3] 管宁.以中亚美学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文人艺术的多元形态与当代价值[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1-13.
- [4] 邓小南,杨立华,王连起.宋:风雅美学的十个侧面[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
- [5] 张晶.三个“讲求”:中华美学精神的精髓[C]//中华美学精神高端论坛暨中华美学学会理事会.南昌:江西师范大学,2016.
- [6] 宗白华.美学与艺术[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 [7] 管宁. 雅韵美学与当代中国审美理想之构建[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22, 59(6): 13.
- [8] 管宁. 古典美学邂逅现代生活[N]. 光明日报, 2020-07-17(8).
- [9] 杨梅, 刘治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高校美育的价值与实现[J]. 汉字文化, 2023(16): 181-183.
- [10] 禹菲. 尚礼致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嵌入社区建设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3, 52(4): 69-75.
- [11] 冀思涛. 高校美术教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探究[J]. 大观: 论坛, 2023.
- [12] 管宁. 现代化新图景中的中华文化智慧: 文化旨趣视域下的现代文明构建[J]. 东南学术, 2023(4): 1-11.
- [13] 左漪漪. 当代美育: 从国际观点看中国进路[J]. 中国文艺评论, 2024(3): 68-81.
- [14] 陈立豪, 陈波. 乡村文化场景的时空演化机制研究: 基于 Z 村的考察[J]. 中国软科学, 2023(11): 74-85.
- [15] 丹尼尔·亚伦·西尔, 特里·尼科尔斯·克拉克. 场景: 空间品质如何塑造社会生活[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12.
- [16] 陈波, 徐若蓝. 传统村落文化空间生产与价值生成: 以二官寨为例[J]. 中国软科学, 2022(12): 61-71.
- [17] 傅才武, 程玉梅. 文旅融合在乡村振兴中国的作用机制与政策路径: 一个宏观框架[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6): 67-77.
- [18] BROUDY H S. Some reactions to a concept of aesthetic education[J]. Journ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 1976(9): 29-30.
- [19] 李小龙. 纪念性建筑的文化内涵与文化取向[D]. 合肥: 合肥工业大学, 2003: 14.

## Aesthetic Education Func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 Landscap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Heritage

TAO Rongrong

(School of Fine Arts and Design, Yancheng Teachers University, Yancheng, Jiangsu, 224007, China)

**Abstract:**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lay the cornerstone for constructing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in which traditional village landscapes are important carriers and sources of inspiration for the inheritan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esthetic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approach for the inheritance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hich is in line with the official definition of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function of local civilizations. Specifically, landscape aesthetic education is conducive to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philosophy and wisdom can be appreciated through the aesthetic form in traditional village landscapes. Landscape thus became the carrier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local knowledge, with educational function, as a special approach for cultural inheritance.

**Key word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ultural inheritance; traditional villages; landscape aesthetic education

〔责任编辑: 陈济平〕